



哈布斯堡 王朝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13th - 20th Century
翱翔欧洲700年的
双头鹰

[英] 瓦克安 著
ANDREW WHEATCROFT
李丹莉 韩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Emperor of Austria

Emperor of Mexico

King of Italy

King of Spain

King of Croatia

King of the Romans

King of Sicily

King of Naples

King of Hungary

King of Jerusalem

King of Bohemia

King of Greece

King of Persia

King of Galicia and Lodovicia

King of England

King of Lombardy

King of Castile

Archduke of Austria

Duke of Burgundy

Duke of Parma

Count of Tyrol

Various other titles



哈布斯堡 王朝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13th - 20th Century
翱翔欧洲700年的
双头鹰

[英] 卫克安 著
ANDREW WHEATCROFT
李丹莉 韩微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布斯堡王朝：翱翔欧洲 700 年的双头鹰 / (英) 卫克安著；李丹莉，韩微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2

书名原文：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ISBN 978-7-5086-7694-4

I . ①哈… II . ①卫… ②李… ③韩… III . ①欧洲—历史—研究 IV . ① 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0366 号

THE HABSBURGS By ANDREW WHEATCROFT

Copyright: © ANDREW WHEATCROFT, 199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哈布斯堡王朝：翱翔欧洲 700 年的双头鹰

著 者：[英] 卫克安

译 者：李丹莉 韩 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5

字 数：349 千字

插 页：8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7-435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694-4

定 价：6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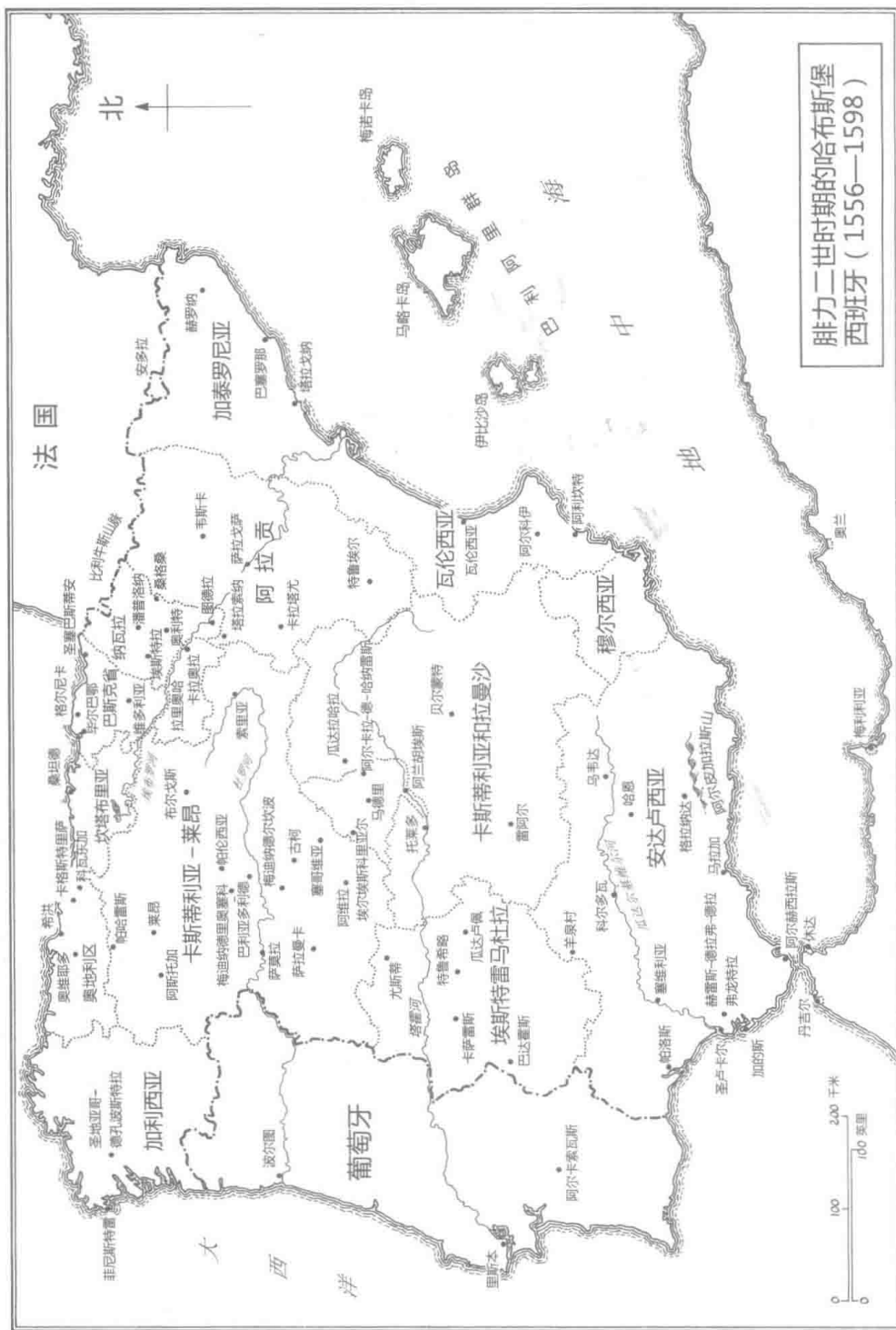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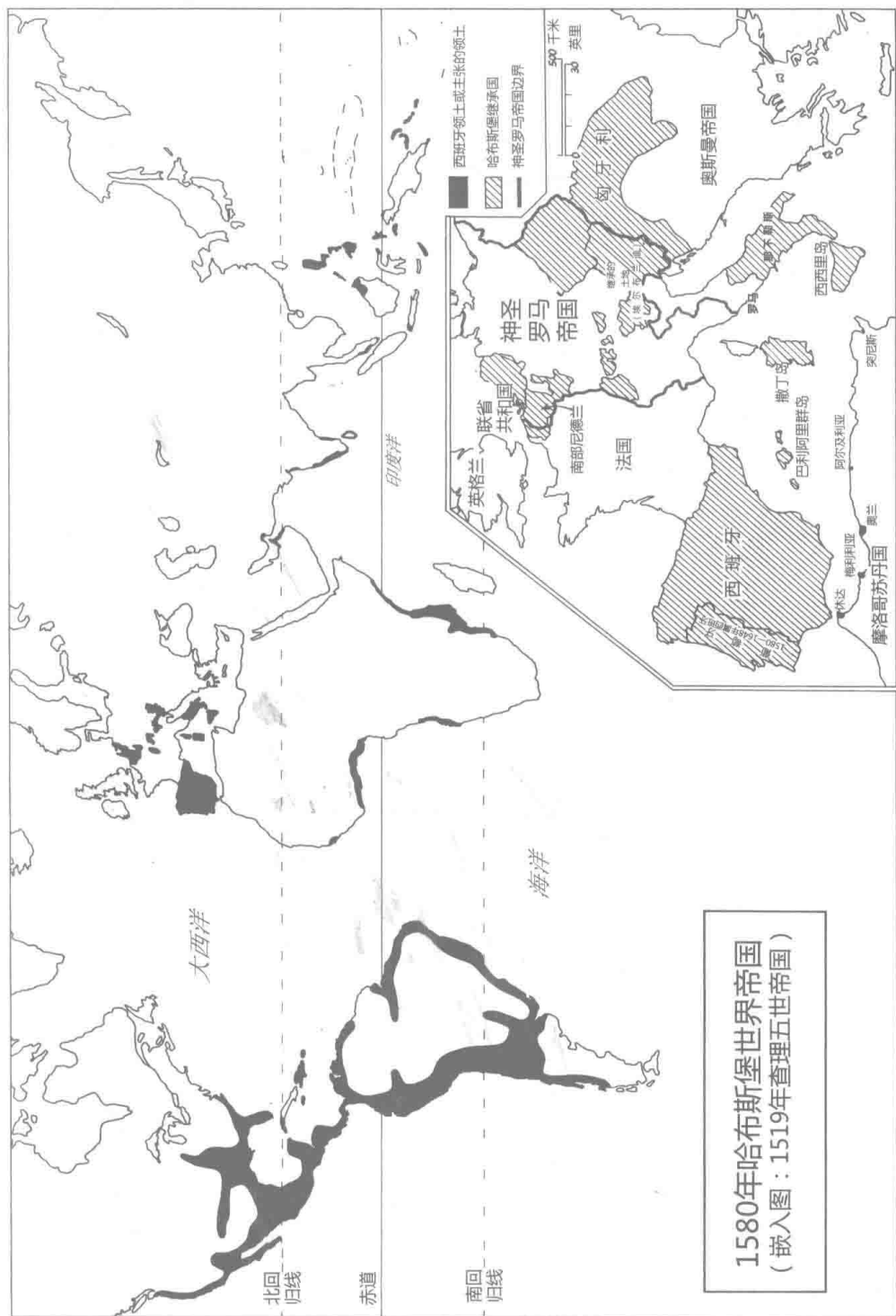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地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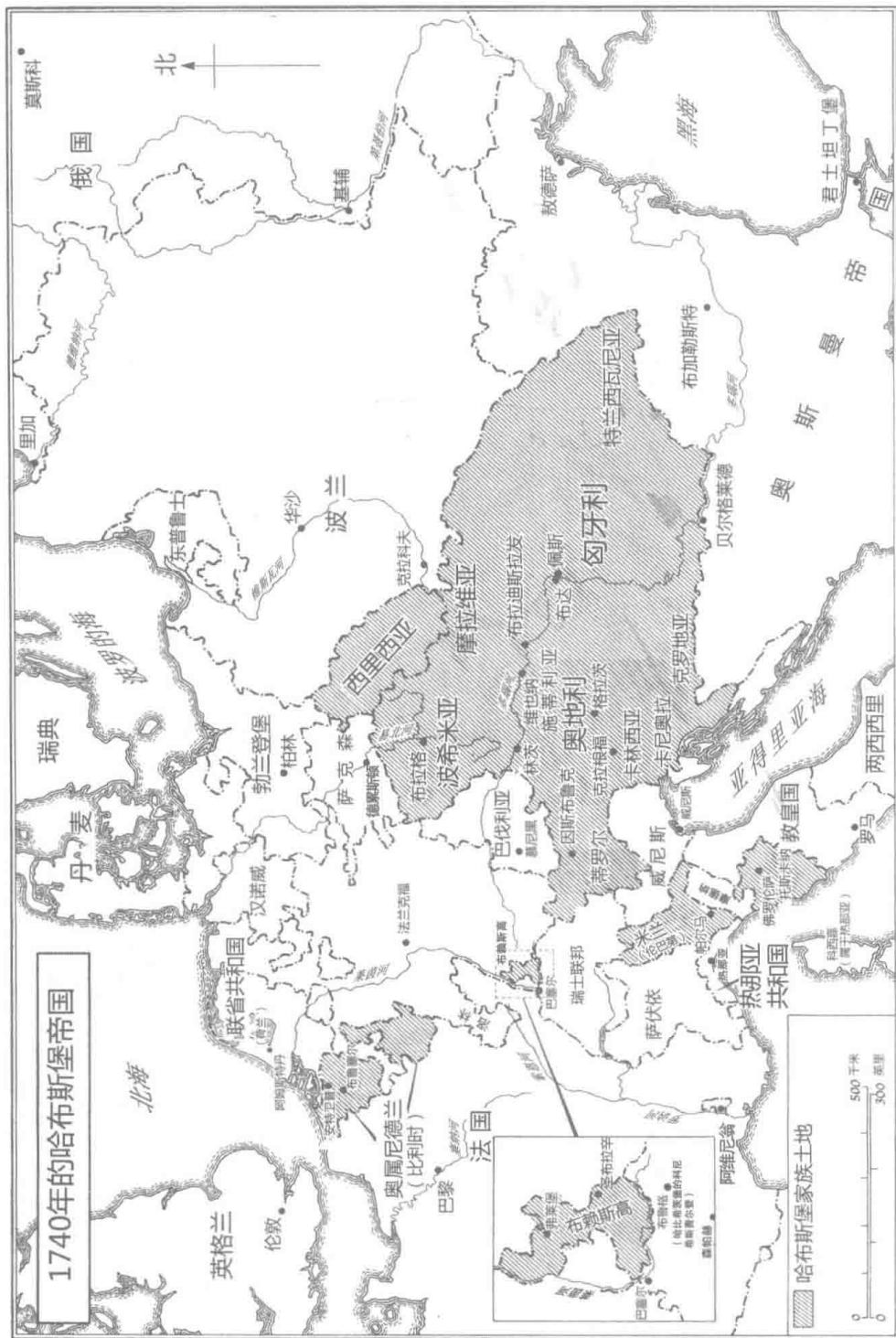
M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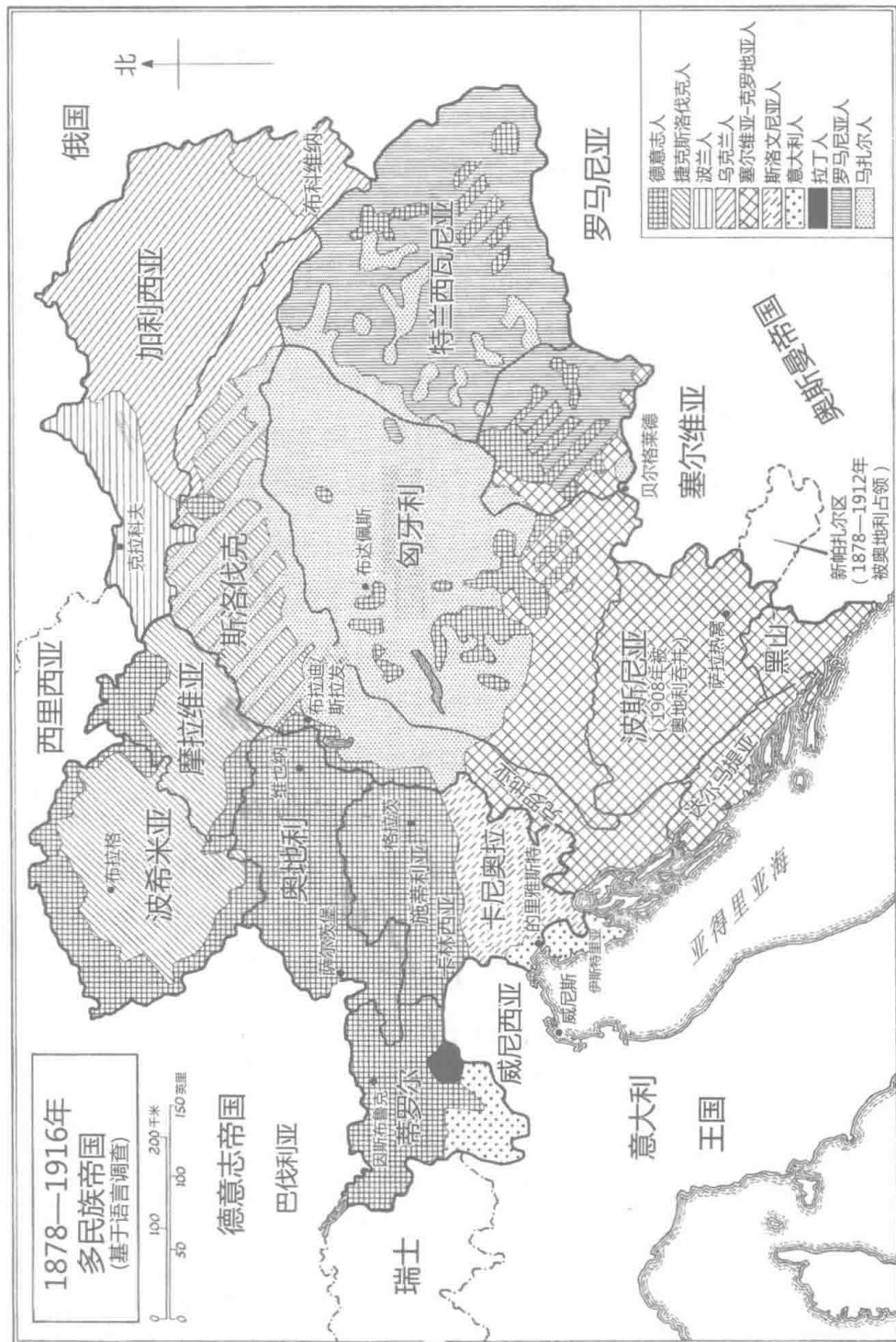


腓力二世时期的哈布斯堡
西班牙 (1556—1598)



1580年哈布斯堡世界帝国
 (嵌入图：1519年查理五世帝国)





引言

Preface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几乎没有得到过多少好评，有时甚至被“妖魔化”了：一位作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表示，哈布斯堡家族应该对“漫长的残暴史”负责。有人则将他们看作是渡渡鸟一般奇怪的活化石，不再适合现代社会。似乎从 17 世纪（甚至更早）开始，他们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哈布斯堡家族本身也促成了这种误解。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寻求的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拥有着火热能量的君主政治，而是古老权力的复兴。

处在恶魔和渡渡鸟这两种极端说法之间的是一系列的现代史学编纂。在这些史书中，当权的哈布斯堡家族无论在行为、思维还是影响上，似乎都同其他王室没有太大区别。大量的历史作品

中推行的也是这一中心命题。这里所说的“大量”毫无夸张之意。哈布斯堡家族似乎总能引发一系列书籍的出版，从 19 世纪的利赫诺夫斯基（Lichnowsky）到雨果·韩奇（Hugo Hantsch）的千页作品，再到 C. A. 麦卡特尼（C. A. Macartney）的九百页作品（但他的作品覆盖的历史时期比较短）。当然，这些作品都不能同另一部作品——《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Casa de Austria En Espana*）相媲美，后者本身又催生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因此，我们现在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过的土地比较了解，同时也熟知该家族中的一些成员，有统治者、艺术赞助人、战士等等。但是，相比之下，很少有人将哈布斯堡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总是将这一“家族王朝”似“教会”般一笔带过。这种类比可能不太准确，但却是有道理的。尽管二者都有着许多其他权力行政机构的特点，但二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二者都作为整体而存在，尽管都自称是永恒不变的，但同时又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这本书围绕的正是这种形而上的家族概念：着眼点是作为整体的哈布斯堡“王朝”，而非其家族走出的某位君主或家族中发生的某个事件。

哈布斯堡家族建立其“王朝”的手段并不稀奇。但是，他们对于艺术、印刷制品、建筑及公共陈列的熟练运用却是罕有的。我们有很多个人形象推广宣传的例子，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甚至是 20 世纪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但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实践手段却不尽相同。为更清晰地阐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路易十四与利奥波德一世、拿破仑·波拿巴与弗朗茨一世进行对比。路易十四的宣传着重体现君主个人，而利奥波德则是以各种可见的形式或象

征的符号同他的先人们共享这份殊荣。拿破仑展示给我们的是孤独的伟大，而弗朗茨展示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温馨的休戚与共——简单、朴实的统治者被仰慕他的人所围绕。王朝的图腾和象征符号为了适应需求可能会改变或重新配置，但其中的本质是纯粹的，亘古未变的。

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家族公共形象一直非常看重，尤其是当家族王朝受到挑战或处于过渡时期时，这种愿望更是强烈。即使是在约瑟夫二世的非常统治时期，王朝的公众形象仍然是关注的焦点，是重中之重。与其说这位“革命皇帝”要否决家族的过去，倒不如说他是在努力褪去过去的硬壳，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塑家族形象。皇帝指导耕作的朴实图像同他那些前任和继任者被王冠环绕的更为传统的形象一样，承载着象征的含义。

将哈布斯堡家族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有着自己的神话和内在思想意识的宗族，这更像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而非历史学视角。这既得益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三人的详尽研究，又得益于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浮现出的新见解。同时，本书也得益于埃尔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及其后继者发展出的艺术史传统。理查德·S. 沃特曼（Richard S. Wortman）的著作《权力情景：俄国皇室的神话与礼仪》（*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出版的时候正值本书第一版开始印刷。他书中的结论与我的观点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念：这种研究、写作方法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同沃特曼对待罗曼诺夫王朝一

样，我的中心假设也相当简单：哈布斯堡家族对于自己身份地位和家族神话的构想是可以被理解的。尽管这个家族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似乎很古怪，甚至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觉得他们很奇怪，但他们的仪式其实并不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文化政治”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密策划的。从所有这一切中，我们其实可以更好地了解哈布斯堡家族对于自身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定位。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一本书的致谢总是要留到最后去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漫长耗时，给这一部分的书写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我的相关笔记最早出现于1967年，之后在70年代著写了一些材料，然后写作稳步增加到目前的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新阶段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义务，需要致谢的人员名单也会越来越长。令人沮丧的是，越来越多的让我感激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这也让我认识到我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上花费了多长时间。

在我一直都心存感激的人中，有两位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沃尔特·厄尔曼（Walter Ullmann）也许会被历史永远铭记；我觉得叙任权争夺（Investiture Contest）比汽车时代对他更真实。但他将历史鲜活地呈现给了他人，包括我在内。他向我们展现了，

思想可以比任何物质力量都更强大。另外一位是格哈德·贝内克 (Gerhard Benecke)，他本应活着继续向世界贡献他的成果。我们之间珍贵的友谊，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共享，都是我所难忘的。当我重读他关于“马克西”的研究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口述脚注”在进一步充实他的先锋之作。约翰·布鲁尔 (John Brewer) 和西蒙·沙玛 (Simon Schama) 可能并不清楚他们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正是他们在学术丛林中的披荆斩棘才使得我可以在其间行走自如。在过去的 20 年里，历史学家对物质对象及其消费群体的重新评估，特别是在视觉艺术领域，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他们。同样，从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和杰弗里·帕克 (Geoffrey Parker) 那里，我得到了友谊和恒新的见解。

然后，我还有份更长的名单，名单上的各位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找信息。他们是：弗朗茨·耶茨、A. J. P. 泰勒博士、乔纳森·斯坦伯格博士、博赫丹·胡多巴教授、J. H. 普拉姆教授 (我欠他很多)、菲利普·格里尔森教授、埃里克·盖布里埃尔博士、理查德·勒基特博士、大卫·柯林斯、何塞·莫利纳博士、伊恩·麦高因博士、尼尔·基布尔博士、汉斯·库登霍韦、奥托·卡罗伊 (感谢他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篇章)、朱迪·德林博士、戈登·布鲁克-谢普德、格伦妮丝·斯蒂芬森博士、贾斯帕·里德利、爱克哈德·赫尔穆特教授、杰姬·塔西乌拉斯、戈登·拜伦、J. 恩特兰巴萨瓜斯教授、I. A. A. 汤普森博士、理查德·斯通曼、罗斯玛丽·摩根教授、H. H. 费恩霍尔茨教授、J. 布赖滕巴赫博士、卡罗尔·斯塔普教授、约翰·鲍尔斯教授、沃恩·哈特博士、约翰·基根、盖瑞·施瓦兹博士、罗伊·布里奇教授、克里斯托弗·达菲

博士、P. 路易斯·纪伦、诺曼·斯通教授、卫安妮、艾伦·谢德、P. 达里奥·卡瓦内拉斯·罗德里格兹。有些人比别人忍受了我更多的折磨。安东尼·古德曼教授阅读了本书中世纪部分的章节，我非常感激他的仔细阅读和启发性的建议。他让我避免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剩下的错误当然是我自己的责任。塞莉纳·福克斯博士极富耐心地为 我解释了许多图片的内涵，解答了我的问题。我要特别感谢格拉茨的苏珊娜·彼得斯博士，她为我收集了广泛的材料，并为我的奥地利访问铺平了道路，没有她的帮助，我对奥地利各机构的走访将变得非常困难。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格拉茨约翰州立博物馆前馆长弗里德里希·瓦达荷西博士，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前馆长罗伯特·维森伯格博士和博物馆现任馆长贡特尔·杜里戈尔博士，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前馆长约翰·阿尔梅尔-贝克博士和现任馆长曼弗雷德·劳赫斯坦纳博士，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的威尔弗里德·塞佩尔博士，维也纳战争档案馆的伊迪斯·沃尔格穆特博士及全体职员，拉文萨尔圣保罗修道院（Abbey of Sankt Paul im Laventthal）的档案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巴特伊舍尔皇家别墅（Kaiservilla, Bad Ischl）的档案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阿姆布拉斯宫（Schloss Ambras）的阿尔弗雷德·奥尔博士及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拉克森堡（Schloss Laxenburg）的管理员保罗·科特劳切科工程师。

有些人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些人默默地给我提供了帮助。比如，穆尔塔斯（Murtas）的市长和市民热心照顾的一位孤独的阿尔皮加拉斯山（Alpujarras）访问者，在我的印象中，上一位造访该地的还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杰拉尔德·布雷

南 (Gerald Brenan)。还有佩佩·埃雷迪亚 (Pepe Heredia) 的妻子和家庭成员，以及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 (Sanlúcar de Barrameda) 的唐·华金·迪亚兹·伊达尔戈 (Don Joaquín Hidalgo Díaz)。另外，还有许多匿名的图书馆员帮助我获取和搬运资料，以及查找文献的古老来源。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以下人员：斯特林大学图书馆的布鲁斯·鲁瓦扬及全体工作人员，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的伊恩·麦高恩及全体工作人员，卢塞恩中央文献馆 (Zentralbibliothek, Luzern) 的保罗·赫斯博士，阿尔罕布拉档案馆 (Archivo del Alhambra) 的赫苏斯·贝穆德斯·帕雷哈和斯拉·安格尔·莫雷诺，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和摄影人员，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特藏室的工作人员。本书最后阶段的大部分工作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福尔杰图书馆 (Folger Library)，以及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图书馆完成，衷心感谢这些图书馆里工作人员的安静和高效。

我在斯特林大学英语系和出版研究中心的同事有时会互相问道：“卫克安还在这个部门工作吗？”我努力地告诉他们：“是的，我还在这儿。”我希望他们能将这本书看作对哈布斯堡家族文化（视觉和文本）产品的文本细读，这是我们集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要感谢他们的陪伴，更感谢他们跟我这个历史学怪人分享他们关于语言、语言学、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专业见解。

我要感谢巴塞尔的梅莱斯夫妇，拉伯克 (Lubbock) 的埃德森夫妇，以及剑桥、伦敦及阿姆斯特丹的戴维·达曼特 (David Damant) ——不仅仅要感谢他们的款待，更感谢他们给了我新的研究思路；没有来自他们的启示，我可能永远无法获知这些研究

路径。

埃莉奥·戈登（Eleo Gordon）是无与伦比（*sans pareil*）的编辑，没有她的督促，我不可能达成最终目标，完成本书的写作。对她，我感激不尽。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卫珍妮（Janet Wheatcroft）的感激之情。我知道，在过去的25年里，她已经放弃了摆脱我这个“梦魇”的想法。为了此书的完成，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到维也纳皇家墓室参观玛丽亚·特蕾莎的棺木，一起在巴特伊舍尔皇家别墅观看明信片放映，一起看着当地的农民在空闲的日子茫然地看着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皇家修道院……然后心领神会地对望。这些年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本书中，最棒的想法都是来自她的。

衷心感谢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们，我无以为报，谨此表达最深的感激之情。